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49—1966

电影集

下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49—1966

电影集

下卷

罗艺军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9·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93167

1193167

本分集主要编辑人员名单

主 编 罗艺军

主编助理 陈 伟 徐 虹

责任编辑 张永刚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49—1966]

电 影 集

(下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华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43印张 6插页 934千字

1989年1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59-0440-X/I·279 (平)定价: 16.80元

ISBN 7-5059-0441-8/I·279 (精)定价: 21.10元

目 录

林 则 徐.....	吕 岩 叶 元	1
林家铺子.....	原著：茅 盾 改编：夏 衍	31
老兵新传.....	李 准	55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马 烽	99
风 暴.....	原著及改编：金 山	132
青春之歌.....	原著及改编：杨 沫	163
五朵金花.....	季 康 公 浦	210
今天我休息.....	李天济	241
战火中的青春.....	原著：陆柱国 改编：陆柱国 王 炎	273
红色娘子军.....	梁 信	298
东进序曲.....	顾宝璋 所云平	338
李 双 双.....	李 准	367
归心似箭.....	李克异	400
甲午风云.....	希 依 叶 楠 陈 颖 李雄飞 杜 梨	435
农 奴.....	黄宗江	473
小兵张嘎.....	徐光耀	502
早春二月.....	原著：柔 石 改编：谢铁骊	540
舞台姐妹.....	林 谷 徐 进 谢 晋	571
白求恩大夫.....	张骏祥 赵 拓	613
附录 1949—1966故事片编目.....		669

林 则 徐

吕 岩 叶 元

第 一 章

欧亚洲地图的浮雕。

一队帆船由印度缓缓驶出，渐渐驶近广州。

〔旁白〕从十八世纪的后期开始，英国为了实现其侵略野心，就对中国开展了罪恶的鸦片贸易。

辽阔的海面。远远近近驶着六七艘飘着英国国旗的帆船，又有点点白色帆影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

〔旁白〕瞧，这许多商船，上面满载着一种特殊的商品——鸦片烟。

两片涨满着风的巨帆，向镜头缓缓驶来，英国国旗在风中飘闪……

〔旁白〕英国在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

码头石级上。斜坡上有一段长长的石级直通到江边几艘货船旁。

烈日下，一长串骨瘦如柴的苦力，赤膊，短裤衩，扛着沉重的大木箱，手里撑着棍棒，摇摇晃晃，一步步顺着台阶往上

挣扎，嘴里有气无力地叫着：“嗨——嗨——；嗨——嗨——！”

木箱上印写着：

联合东印度公司

公班土

净重133¹/₂磅

苦力拾级而上，前面还有一段高可攀天的台阶……

〔旁白〕到一八三八年，仅广州一地每年就进口四万箱鸦片，换走了三千多万两银子，中国的经济濒于破产了！这是不能容忍的。不仅中国人民不能容忍，就是当时的统治者——清朝的道光皇帝，也不得不重视它的严重后果。

紫禁城。沉重的城门缓缓打开，露出太和殿的远景。隆冬雪后，铅似的雪云未散，气象肃杀，几十名佩带仪刀、弓矢的侍卫两旁侍立。沉重而迟缓的钟声隐约可闻。

长串的背影苦力的身影与他们呻吟似的“嗨——嗨——”声“迭印”在缓开的城门上，象幽灵似的爬进宫门里去……

养心殿上。二、三十个朝臣按着班次

跪伏于地，清朝道光皇帝旻宁怒气冲冲地在宝座前大步地踱来踱去：

“好啊，这东西居然闹到咱们自个儿家里来了！太监抽大烟，连王爷也抽大烟！简直胆大包天！”

他把一根象牙烟枪向地上摔去。

象牙烟枪在团龙纹的白石丹墀上，当唧唧折成两段。

满朝大员吓得前额触地，不敢仰视。

老迈衰弱的穆彰阿伏地：“是，皇上！……这实在不象话！”

旻宁大步踱着。肥头胖脑的和满面烟容的大员，垂着马蹄袖，惶惶然窥伺着旻宁来回踱着的脚步。

旻宁在穆彰阿前停下来：“林则徐的禁烟办法，不是叫你们去议论吗？”

“是，奴才们商议过，”穆彰阿偷觑着旻宁的神色，“六部和军机的意思是，恐怕操之过急……”

“什么叫操之过急？”旻宁瞪起眼来，“一年拿三千万两银子白白送给鬼子，你们不心疼吗？咱八旗绿营的兵，个个抽大烟，连枪都扛不动，你们瞧不见吗？简直是发昏，发昏！”回头问执事太监：“林则徐来了吗？”

“在外头伺候着呢！”太监跪下回答。

“叫他进来！”

“喳！”太监拉长声音喊：“湖广总督林则徐上殿！”

远处传话：“林则徐上殿——！”

穆彰阿惶惑地请示：“奴才……”

旻宁一摆手，把林则徐的奏折丢下来：“拿回去照办！”

“是！”穆彰阿跪下磕头，退出。

一个太监引林则徐登殿。林则徐气宇

轩昂，大步迈前。他通过跪着的行列，人人侧目而视。

林则徐在丹墀行觐见礼：“臣林则徐恭请圣安。”

旻宁端坐宝座：“林则徐，派你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去查禁鸦片。事关国家安危，你一定要把这件大事办好！”

林则徐略感惊异，抬起头来，目光奕奕地望着旻宁，略一犹豫，立即奏道：“臣领旨谢恩。”伏拜。

伏在地上的许多满蒙大员一怔，抬头，互换眼色，他们想不到象“钦差”这么重大的职位竟会落在汉员的头上。

军机处。穆彰阿气冲冲地走进书房，一些科道大员们一齐站起来，穆彰阿头也不抬，一个劲儿往里走。

琦善迎上来，低声探问：“圣上的意思……”

穆彰阿站住了，从袖子里掏出林则徐的奏折向桌子上一摆：“这就是圣上的意思！”戈什一掀帘子，他走进去。

众人围上来看奏折。

“看，皇上圈的！”琦善指着一行字，他晃着头念：“……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嗯……嗯……”旁边有人点头，“这两句话说的是厉害！”

琦善抬头瞅了他一眼：“汉员们还不就靠着这本事吃饭？哼！”他冷笑一声，一把将奏折攥在手里，向内室走去。

穆彰阿已经换了便服，瘫痪地倒在躺椅上喘气，脚架在矮垫上，小苏拉跪着替他脱朝靴，还有几个年轻的戈什在后面端着小痰盂、冒气的热手巾、燕窝汤、水烟

之类，依次地前来伺候。

琦善走进来：“看样子皇上是要禁烟罗！”

“禁吧！有什么法子呢！”穆彰阿喘了一口气。

琦善两眼望着穆彰阿，焦急地说：“禁了烟，广州的钱来不了，咱们不喝西北风？”

穆彰阿咬着牙，沉吟一下：“慢慢想法子吧，此刻咱们说也是白说！皇上还派林则徐当钦差大臣到广州去呢！”

琦善跳起来：“放汉员当钦差大臣？咱大清没这个规矩！”回头喊：“套车啊！”

穆彰阿忙问：“干什么？”

“我找我爹跟皇上说去！”琦善带上暖帽。

穆彰阿低声说：“皇上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琦善呆了呆，恶狠狠地说：“依你这么说，就算了吗？”

穆彰阿冷笑一下：“广州的戏不是那么好唱的，我看还是写封信给豫坤，叫他从广州先下手的好！”

“豫坤？”琦善叨念了一声，翻眼想了半天，坐下来执笔。

信封上写着：“粤海关监督豫坤亲拆”。

驿站。万山苍茫中一条驿道。尘头起处，一匹白马飞奔而来，到驿站前，差官滚下马鞍。另一差官把他身上的黄布公文包袱解下，系在自己身上，翻身跳上一匹枣色马，沿着一条明媚的江边驿道，加鞭驶去……

粤海关衙门外。夜。快马从远处奔到衙门口，门上高挂“粤海关”灯笼，差官翻身下马，飞奔而入。

粤海关衙门内。花厅门“呀”的推开，家人手持封套奔入，突然听到“嘶——”的一声，他立即止步，坐在榻边的姨太太轻轻吆喝一声，努嘴向榻上一指——

在烟灯和象牙烟枪旁边，过足了瘾的豫坤躺在那里闭目养神。听到声响，他微睁一对死鱼似的眼珠，有愠怒之色。

家人悄悄地向姨太太说：“京里穆中堂来的，六百里加急递到。”

豫坤神色不动地：“给我。”

姨太太递过信来，豫坤打开一看，吃惊，翻身坐起，急叫：“马上把伍绍荣叫来！”

家人应：“是！”

隔着一道窗布，只见伍绍荣惊惶失措地站着，豫坤向他低语，交给他一张笺纸，他不住点头，随即返身快步出门。

豫坤连忙叫住他：“回来！”

伍绍荣转过身来。

豫坤：“人家问起是谁的主意，你怎么说？”

伍绍荣：“自然说是大人的主意。”

豫坤：“胡说！不许提到我，懂吗？”

伍绍荣：“是，懂，懂。”转身出门。

商馆外。一乘轿子停下，伍绍荣下轿，急步入商馆。

商馆内。英国鸦片巨商颠地和其他几个英国商人围绕着伍绍荣坐在沙发上。

伍绍荣低声向颠地：“颠地先生，钦差林大人就到了，抓人的名单上，头一名就是你！”他从腰里掏出个小纸条交给颠地。

颠地嚼着果仁，一面默默地看着名单。

伍绍荣不安地：“我看，你还是躲一躲……”

颠地用铁夹子夹碎洋杏子的硬壳，不在乎地摇摇头。

伍绍荣急了：“你是不知道这位钦差的厉害，湖广的烟客听了他的名字魂都吓掉！你还是躲一躲好，出了漏子我们也吃不消！”

老奸巨猾的颠地嚼着果仁，来回踱了两步，冷冷地：“你说，这林则徐不是中国人？”

伍绍荣莫名其妙地：“怎么不是中国人？”

颠地冷笑一声：“是中国人就好，我不信他会不要钱！”他走向门。

颠地走向门外的梯栏旁，下面是商馆大厅，几个英国人正在玩扑克。

“乔治！”颠地一招手。

乔治奔过来，颠地低声：“通知我们装鸦片的船：马上开出口外去避避风头，又有新官上任了！”

乔治：“是！”

珠江边的官码头上。人如潮涌，老百姓兴冲冲地在人堆里挤着，不住说：“钦差大人到了！钦差大人到了！”

把总急急忙忙调整仪仗兵的行列，一群吹鼓手吹奏着迎宾乐……

奕湘指挥兵勇，持着藤鞭，向老百姓头上乱扫，扫出一条路，豫坤、伍绍荣和

一些官员匆匆赶来。豫坤喘着气，举目张望，江上并无来船。

奕湘迎前打扞：“四爷，钦差的船还没有到！”

豫坤不悦：“那干么请我来？”

奕湘赔笑：“我怕迟了会误事。”

豫坤嘉许地点点头，下台阶，展望江心。

两个家人挑了两担行李从一艘乌篷船上登岸，把总拦住：“不许走！”

家人从容地：“这是我们林大人的行李。”

“什么林大人？——滚！”

“慢！”豫坤向奕湘，“去问他：哪一位林大人？”

家人遥答：“林则徐林大人。”

豫坤冲前：“什么？！”

家人：“林则徐林大人。”

豫坤举目观看——只见整整齐齐一个铺盖卷，两只衣箱，一只书箱，豫坤问：“钦差大人到了？”

“到了两天了。”

“到了两天了？”

豫坤横奕湘一眼，骂：“混蛋！”

迎宾乐吹奏得十分热闹，豫坤大吼：“别闹了！”乐声突然停止。

第二章

江边商馆。一列欧洲十八世纪式的建筑耸立在沙面，旗杆上飘着英、美、法等国旗。广场上有洋人叫卖洋布、时钟之类，另外，有个洋牧师手捧圣经在传教，围了一群人。前面是珠江，停泊着一些船艇。

珠江。江上飘着一只艇仔，仓里坐着客商打扮的林则徐，他的小儿子拱枢倚在他膝前，兴高采烈地观赏景色，对座是老家人林升，肩上搭着包裹和雨伞。

划船的精壮汉子叫麦宽，他的娘子阿宽嫂背着孩子在料理茶水，他们都戴着重孝。

林则徐在默察商馆的形势，特别注意水陆交通道。

拱枢好奇地问：“爹！这是所什么房子？”

阿宽嫂望望林则徐，代答：“是番鬼佬住的商馆！”

林则徐故作不经意状，问：“英国领事不是住在澳门吗？”

麦宽没好口气：“昨晚回来了，那个王八蛋！”他话里有火。

拱枢微微一怔，望望父亲。林则徐暗地留心。

阿宽嫂象是解释：“那个王八蛋顶坏了！前年他要封我们的船装大烟，爹不肯，给那王八蛋一拳打到江里去死了……”

阿宽咬着牙划船。

林则徐激动地注视他。

沿江小街。傍晚，林则徐舍舟登岸。林升带着拱枢留在船上。

街道狭窄，有烟馆、茶馆、山货行等等，茶馆内传来“盲妹”卖唱的歌声。林则徐在一家叫“招隐居”的烟馆前面停步观看。

烟馆大门钉上木枷，贴着两广总督衙门的封条。

林则徐转身，看到盲妹一面唱一面拿着一个破托盘讨钱，林则徐摸出一二分碎银丢在盘子里。

一个瘦削的烟鬼上前把盘子里的碎银

和制钱一把抓走。

林则徐愕然：“你怎么抢钱？”

烟鬼瞪了林则徐一眼：“少管闲事！”

旁边一人解释道：“这是他女的。”

烟鬼冷笑一声，扬长而去，盲妹转身，哇的哭出来。林则徐略一迟疑，跟在烟鬼后面，追踪而去。

小巷里，烟鬼转入一间低的破洼屋，林则徐跟到门前。

林则徐从贴近地面的窗口望进去……

烟窟。潮湿阴暗的地窟，地上摊了一些破席，摆着一盏盏昏黄的烟灯，许多烟鬼横在地上，象蛆虫似的在那里蠕动，吞云吐雾，活象人间地狱。

林则徐看了，怒形于色。

书房。林则徐行装甫卸，书房还没有摆布好。

拱枢坐在邓廷桢膝上，老人一面替他剥桔子，一面听着林则徐侃侃而谈。

林则徐不无激动：“……不瞒您说，嶴翁，广州的烟毒深入膏肓，不用重药，怕不易收效！”

邓廷桢喟叹一声：“唉——只怪我当初苟且因循，姑息养奸。广州外有洋人，内有皇亲国戚，彼此拉拉扯扯，我是投鼠忌器，下不了手！”

林则徐：“您是说豫坤他们？”

邓廷桢：“唔，他们是穆中堂的门生，底下又有一批狐群狗党。”

林则徐望邓廷桢一眼，沉吟不语。

邓廷桢激动地走近林则徐：“不过……”望望林则徐的眼睛，继续说：“眼下不用大刀阔斧，不能扭转乾坤！我

愿竭我赤诚，跟您一心一德，清洗中国的祸患！”

林则徐感动地：“为公为私，我都感激不尽……”

邓廷桢为掩饰自己的激情，故意改变话题：“听说豫坤他们今天到码头上接您，扑了个空……”

林则徐插入：“可把它（指行李）接到了！”笑得豪迈爽朗，“对，我明天也该会会他们……”

钦差行轺。花厅上杂坐着两广的高级官员。

林则徐问豫坤：“这几个月，广州禁烟雷厉风行，可就是收效不大，您看，其故安在呢？”

豫坤一本正经地：“其原因不在广州，在洋船上。”

林则徐点点头，问水师提督关天培：

“关军门，洋人有多少鸦片船？”

“回大人的话，”关天培躬身，“洋人现有鸦片船二十二只。”

“嗯！”林则徐站起来，“所有船上的烟全给他缴下来！不正本，不能清源！”他果断地说。

关天培想不到林则徐这样果断，惊喜，连连应是。

“洋人的事不大好办哪！”豫坤叹口气，白着眼。

“何以见得呢？”林则徐质问豫坤。

“船，在海洋上，并不在广州哇！”豫坤淡淡地说。

“不要紧。”林则徐转向伍绍荣：

“那个颠地不是没有走吗？”

“是！”伍绍荣躬身回答。

“先把颠地扣住，不怕烟缴不下来！”

林则徐望了豫坤一眼。

豫坤吃了一惊，他和伍绍荣交换了一个眼色。

“奕都统！”林则徐唤。

奕湘站起来。

“把洋人商馆看管起来，所有洋人不许跑掉一个！”

奕湘行礼，退出去。

“大人！”豫坤笑笑，“广州的事，要慢慢儿来，不能操之过急，要防激成大变哪！”他老气横秋地说。

“依您说，洋人他敢打仗？”关天培反驳他一句。

“防患于未然总是好的。”豫坤两期望天。

“咱们也不是没船没炮！”林则徐说。

“咱们那些炮哇！林大人，关军门他心里有数！”豫坤说。

关天培的脸突然红了，要发作，但是邓廷桢却用眼色止住了关天培，他只好忍耐一下，坐下去。

林则徐看在眼里，故作不知说：“豫监督提醒得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海防是不能放手禁烟的！”

豫坤感到话里有分量。

林则徐语气坚决：“关军门，先派水师堵住海口，不让鸦片船逃走！明天咱们就上虎门看看咱们的炮台去。”

关天培兴奋地：“是。”

豫坤、伍绍荣想不到话题急转直下，不禁目瞪口呆。

虎门。威远炮台的山上，上来了一行人：林则徐、邓廷桢（他手上牵着拱枢）、关天培和撑着伞盖的侍卫们。

林则徐手打遮阳观看着虎门的形势，他点头高兴地：“古语说：长江天险。虎门之险也不下于长江！”

“是啊！”关天培叹了口气，“可就是炮台不顶事。”

一行人向炮台走去。

关天培：“大人请看看咱们的炮台吧！”

荒草蔓延……

炮台的围墙残缺不全，有的地方将塌，有的地方看出新补的痕迹……

并列着二十几尊大小不等的炮，兵士们在方位上跪伏迎接。

林则徐皱起了眉：“这……就是咱们的炮台吗？”

“是啊！”关天培陪着林则徐走过去，他用手敲了敲一尊炮，“这还是乾隆年间造的哪！”

拱枢骑在炮筒上，兴冲冲地向关天培说：“老爷爷，放的时候，我要来看！”

“不能放，少爷，点火要炸的！”一个老兵抬起头来说。

林则徐一回头，看见老兵的胡子花白，神色憔悴，一怔。老兵惶恐地低下头去。

邓廷桢叹口气：“朝廷是向例不问省防的。”

林则徐沉重地低下头，展开手里拿着的一张图卷。

是一张西洋的新炮的图样。

关天培扫了一眼，大步走开。

林则徐望着关天培的后影，一转念，跟了过去，果断地说：“滋圃，你的心我明白，你准备动工吧！银子我给你预备。不过，半年要给我完工！”

关天培激动得胡子直抖：“行！大人

真能把炮台修起来，一旦海防有事，出了漏子砍我这颗白头！”

邓廷桢沉吟：“这笔钱……”

林则徐靠近他耳语似地：“我找豫坤出……”

邓廷桢微微意外地：“你打算拔他一根汗毛呀！哼……”他冷嘲地摇头。

英隆来报：“鸦片船都给我们截住了！”

林则徐振奋地：“好，大门堵住了，懈翁，我们就可以放手——瓮中捉鳖！”

第三章

商馆外。门庭冷落，岗哨密布，警卫森严，奕湘骑马来回巡视。

商馆内。所有的英国商人都聚集在大厅里，厅内站了八个中国兵弁，伍绍荣闭着眼坐在大厅正当中的太师椅子上，听着通事在宣读钦差大臣谕帖：

“……钦差大臣谕到，所有外国商人应将自己所有鸦片全部缴官，一面具下甘结：以后来船，再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甘愿鸦片没收，人即正法……”

英商丛中有人高声问：“什么叫正法？”

“正法就是杀头！”通事答。

商人们交头接耳，吱吱喳喳，空气十分紧张。

乔治庄重地端着一个托盘到伍绍荣面前，躬一躬身，盘子里放着一张条子，伍绍荣接过来看，上面写着：“义律领事请伍先生一谈。”

义律书室里。陈设着许多中国古董。义律在边走边说：“……错了，你肯定错

了！当时你应该接受伍绍荣的建议离开广州。”

颠地：“不过我已经通知鸦片船开出海口……”

义律截断颠地的话，用教训的口吻说道：“你在做梦，——船已被林则徐扣住了！”

颠地大吃一惊：“什么！”

义律：“事到如今，为了你的安全，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你必须立刻离开广州，到澳门去。”

颠地惊讶地问：“到澳门去？现在怕迟了吧！”

义律充满信心地说：“不迟。”

颠地：“你看——”他拉开窗布。

商馆外。前景带着窗布，江边一带岗哨密布，有巡逻队经过。

义律看了一眼，放下窗布，说：“伍绍荣会帮助你。”

颠地感到疑惑，不敢相信：“他还会帮忙？”

义律满有把握地说：“肯定会。”

颠地：“他不怕林则徐？”

义律奸险地一笑：“但他更怕我们。”敲门声。

义律：“进来！”

门开，乔治引伍绍荣进来。

义律故作轻松，笑脸相迎：“伍先生，非常抱歉，麻烦你一件事……”

伍绍荣窥测义律、颠地的神态，隐约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心中略感惶恐：

“是，是，能办到的一定尽力。”

义律：“想办法把颠地先生送到澳门去。”

伍绍荣吃惊地望着颠地一眼：“这……这太危险啦！”

义律：“但颠地先生要是不走，更危险——特别对你。”

伍绍荣感到惊恐，瞠目而视。

义律微笑：“伍先生，我知道您是一位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身价的人啊。哈哈！”

伍绍荣哭丧着脸：“可是，义律先生，事到如今，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

义律：“办法我有。”他把伍绍荣拉到另一个窗口，往下一指——

商馆后墙。前景带着窗布，远处后墙边有一个垃圾洞。

义律低声向伍绍荣说：“今晚十二点钟……”

商馆外小巷。深夜，远处音韵悠扬的大自鸣钟敲了十二下。

两乘轿子打着“粤海关”灯笼，飞奔而来，到垃圾洞前停下。差人向洞口敲两下，门开了，颠地换上中国袍褂，戴上官帽，从洞中钻出，连忙上轿。

两乘小轿飞奔而去。

木桥前。桥头布了岗哨，把总带着四个绿营兵，望着两乘轿子自远而来。

把总吆喝：“停下！”

差人举起“粤海关”的灯笼，若无其事地回答：“公事。”想混过去。

士兵横枪挡住去路，把总大声喝道：“奉钦差大臣林谕，文武百官一律下轿检查！”

艇上。麦宽睡在仓里，闻声，起身张望。

木桥前。伍绍荣下轿，指指后面的轿子向把总商量：“这位大人有病，就免了

吧！”

“不行！”把总提着灯笼行向后轿，伍绍荣着急地阻拦：“呃——呃”

“干什么？”奕湘走出。

伍绍荣得救：“奕都统，我们有紧急公事，赶着要回去。”

奕湘一挥手：“请吧！”伍绍荣急忙上轿。

艇上。麦宽站在艇头，疑惑地观看。

江边。两乘轿子飞奔。

小码头边。两乘轿子抬到码头前停下，伍绍荣和颠地都快步走向江边。江边有一条官船，也挂着“粤海关”的灯笼。

伍绍荣送颠地到船边，说：“一路小心！”颠地连连道谢，返身上船，一不留神，帽子碰着竹篙，掉了。

颠地连忙护住脑袋：“我的帽子，我的帽子……”

帽子掉在江里了。

颠地顿足：“糟了，快捞起来，快捞起来！”船伙们手忙脚乱。

麦宽躲在码头暗处，看得真切，不禁“啊”了一声。

伍绍荣在岸上叫：“别捞了，别捞了！——戴我的！”他脱下自己的官帽，递给颠地。颠地跳上岸来接帽子。

麦宽乘机奔出，一个虎跳，扑在颠地身上，把颠地掀翻在地。

“抓番鬼佬啊！抓番鬼佬啊——”麦宽大喊，几个差人扑上去，混打成一团。

艇上。阿宽嫂惊醒，发现阿宽不在，

兀地跳起。

麦宽还在喊。几只手捂住他的嘴，喊不出。

一个差人提起轿杠，对准麦宽的头就是一下，麦宽“哎哟”一声，仰天倒在地上。

伍绍荣低叫：“快走，快走！”大家一哄而散，颠地亦拾起官帽，狼狈奔窜。

艇上。梁三等许多船户惊异地望着码头，翻身起来。

码头上人已走空，阿宽嫂喊着“阿宽——”，赤脚奔来，看见阿宽倒卧在血泊中，呻吟似地喊：“抓番鬼佬啊！”她立刻从自己的衣袖上一把扯下一条布，替他扎伤，一面摇摇麦宽，急问：“番鬼佬在哪儿？”麦宽昏迷中答：“上了船——”

她望水面——

船上灯笼被吹熄，船在黑暗中消失。

阿宽嫂喊：“来人啊，抓番鬼佬啊——”

船户们先后奔来，忙问：“出了什么事？”“番鬼佬在哪里？”

阿宽嫂答：“……坐船逃了！”一面扶起麦宽，利落地把他背起来。

船户们围着她，梁三问：“你上哪儿？”

阿宽嫂背着麦宽，大步走着：“我坐船去追！”

梁三：“你照护麦宽哥，我们去追吧！”

阿宽嫂走着：“不，你们认不出哪条船。”

梁三：“那么把麦宽哥交给我们。”

阿宽嫂直摇摇头，一股劲走。

梁三只好让步：“我们大家都去追！”
群众愈聚愈多，大家七嘴八舌，吱吱喳喳，乱作一团。

喧闹中有一股沉稳有力的声音冒出来：“不要慌！不要乱！”

大家突然静下来。

“阿妹，你也回来！”

走向远处的阿宽嫂也伏伏贴贴停步，回望。

群众敬重地让开条路，一个五十开外、眉宇间英气勃勃的渔民——邝东山走上前来。

阿宽嫂恳求地：“爹，再迟，番鬼要逃跑啦！”

邝东山从容地：“五湖四海都有我们的人，他逃不了！”

阿宽嫂无言。

邝东山：“你把阿宽交给我，回头我亲自给他上药！”

一位老妈妈和小伙子过去把麦宽牵扶开去。

邝东山拿一根麻绳编了个花结，向身边一个精壮的渔民说：“你从旱路赶到飞鹅潭，传我的话：盘查出口船只！”

汉子应“好”，接绳奔去。

邝东山手持竹箭转向众人：“谁领第一路追兵？”

阿宽嫂抢先答应：“我！”接箭。

“谁当第二路？”

“我！”梁三接箭。

官船上。颠地听见后面有桨声，他张皇四顾：“什么？什么？”

差官慌忙过来蹲下身：“没有什么，老爷，放心。”

水面上。爬龙快船从四面靠拢来，同时点亮了火把，围住了官船。

官船不动了，船上忙乱成一团。

那差官急得在船头上直跳，拚命地喊：“干什么的？让开！让开！我们是官船！……”

没有人答话，爬龙快船继续围拢来。

官船上。火光影中，阿宽嫂和梁三等纷纷跳上了官船，梁三在前面举起了刀，差官和几个差役跪下来了，梁三喝一声“趴下！”差官和差役立即趴伏在船上。

一个差役回头偷看了一眼，梁三用刀背在他头上一击：“老实点！”那差役叫了一声，用手抱着头，伏在船板上。

阿宽嫂从船仓里把肥胖如猪的颠地拎着耳朵拖出来，向后招了招手，两个渔民举起火把来照着。颠地惊惶地抬头望，他叫起来：“我……我是外国人！”

阿宽嫂劈脸给了他一耳光：“知道你是番鬼！”

颠地又叫起来：“我……我是中国人！”

阿宽嫂又给了他一下，他不叫了。

梁三把颠地捆起来。

第四章

行辕大门外。破晓，一抹初阳落在“钦差行辕”的诰封牌上。

卫弁肃立。静寂中传来了断续的呻吟声，卫弁寻视，在墙角里发现一只大麻包，打开一看，是垂着头的颠地，已经昏迷了，他身旁有一张写着字的草纸片。卫弁把纸片捡起来——

行辕书房中。林则徐戴着眼镜，皱着眉在念那张草纸条上的字——

洋人颠地，罪恶滔天。

奕湘卖放，海关派船。

今日捉到，原物送还。

再敢徇私，杀尔狗官！

邝东山县

林则徐皱着眉问：“这邝东山是谁？”

关天培思索：“好象是个打鱼的！”

林则徐：“能找到他吗？”

关天培：“他们常常出海，不好找。”

林则徐望着草纸条思索半晌，下令：

“来啊！传我的话：所有司道州府官员，就来行辕议事！”

“喳！”戈什们答应，飞跑出去。

林则徐补一句：“把豫坤豫大人也请来！”

“喳！”

行辕。花厅里二十几个司道大员肃穆地伫立。

林则徐冷冷的目光环视着禀见的司道大员们，严正地说着话：“……禁烟是大清亿万百姓生死存亡的大事。几十年来，鸦片之所以流毒内地，屡禁不绝，为什么？嗯？”林则徐的两眼睁起来。

全场凛然，都低下头，不敢仰视。

林则徐：“我们在位的都受着朝廷的厚恩，吃着皇上的俸禄，可是，有人还在护持鸦片，卖放洋人，还算个人吗？”

司道大员们惶悚地：“卑职们不敢，不敢……”

林则徐走下位来：“奕湘，你过来！”

奕湘浑身一震，躬身：“卑职在！”

林则徐两眼逼着他：“洋人颠地怎么跑的？嗯？”

奕湘惶悚地：“是卑职……卑职一时疏忽……”

林则徐冷笑一声，缓缓地：“你——知罪吗？”

奕湘立刻跪伏在地，浑身发料……

林则徐顺手丢下几张纸：“这是颠地的口供，你自己看看去！”

林则徐叫：“伍绍荣！”

伍绍荣浑身战栗：“在！”

林则徐：“豫大人没有来，是不是病了？”

伍绍荣差点要跪下：“卑职不知道。”

林则徐怒气上升，“哼”了一声，生气地端茶。

戈什们大呼：“送客——喽！”

官员们纷纷抢出官厅站班，林则徐出门一哈腰，转身进去。

官员们有的不肯走，站在廊下向里面窥视。

一个带刀的戈什出来喊：“来呀！”

七八名亲兵答应：“有！”跑上去。

戈什：“钦差大人传话：把副都统奕湘送按察司衙门仔细勘问！”

“喳！”亲兵们进官厅架起奕湘往外就走。

伍绍荣正向外走，又一个戈什出来：

“钦差大人请伍大人留步！”

伍绍荣吓得打了一个哆嗦，连忙站住……

行辕内室。林则徐心中象有滚油煎着似的激动，大步踱来踱去。

不远，拱枢叉开腿，坐在地上在喂一个老花猫吃饭，一边奇怪地望着父亲的不

寻常的神色。

林升从楼下上来，报：“伍大人在花厅等候大人问话。”林则徐走到楼梯口往下望——

楼下花厅。前景带着楼梯，梯脚边站着战战兢兢的伍绍荣，一见林则徐，连忙打躬：“跟大人请安！”

林则徐怒喝：“就在下面伺候！”生气地走开。

林则徐站在书桌前，桌上摆着那张草纸条儿，他顺手端起盖碗茶，呷了一口，眼睛又落在“海关派船”这几个字上，不禁自言自语：“哼，请你来议事你不来！——来人啊！”

林升走前：“大人！”

他盛气地吩咐：“叫人拿我的官帖再去请豫坤大人！”

林升应：“是！”

他又自语：“这些绊脚石，得拔掉它！”他把茶碗往桌上用力一搁，茶碗“当郎”地碎了。

拱枢从未见过父亲生那么大的气，惊叫“爹！”老花猫吓跑了。

花厅。伍绍荣半个屁股沾在椅子上，反射地跳起来，眼珠翻上张望。

林升掀开门帘跑进来，也惊得怔了。

这一切，使林则徐也感到自己太不自持了，他合上眼睛镇静了一下。

“爹！”拱枢又叫了一声，他要哭。

林则徐轻轻地说：“不早了，你去睡吧！”林升在收拾破碗，过去把拱枢带走。

林则徐坐到椅上，两眼望着壁上挂着的横幅——

制一怒字

戊戌三月林则徐自警

他感到自己的孟浪，垂下头，缓缓坐下来。

楼下。家人引豫坤匆匆入厅，他想不到伍绍荣在场，突然呆住。

伍绍荣也意外地一怔，尴尬地打招呼：“豫大人！……”偷望楼上一下，流露求援的眼色。

家人在梯边叫：“请！”

豫坤恢复了镇静，向伍绍荣一板脸，上楼。

行辕内室。林则徐变得象没有发生过任何不快之事似的，殷勤接待豫坤：“请请……”

豫坤若无其事地掩饰：“……这两天一直忙着给皇上选办贡品，没有前来议事，请多多包涵……”

林则徐意味深长地微笑：“事情如果不紧急，我也不敢惊动大驾。”

豫坤先发制人：“是不是颠地逃走啦？”

林则徐略一踌躇，断然地：“已经给逮回来了！——提起洋人的事，我正要请您大力帮忙。”

豫坤不知底细，不无紧张：“好说，好说……”

林则徐侃侃而谈：“洋人气焰嚣张，还不是恃他船坚炮猛，武力雄厚，而咱们的海防呢，您很清楚，实在太差！……”

豫坤淡淡一笑：“关天培老头子不是满嘴办法吗？”

林则徐：“他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使不出劲。我考虑再三，打算向贵海关商借三十万两银子，修建炮

台。”

豫坤略一沉吟：“呃……广州关税，都得按期解送北京，兄弟这边，分文不剩。”

林则徐笑笑：“怕不尽然吧……”

豫坤一口回绝：“这是朝廷体制，兄弟不敢擅自更改。”

林则徐并不意外：“那就不提了……”他拿起那张草纸片，“……近来外间有些流言，厚公想也有所闻吧？”递给豫坤。

豫坤接去一读，微怔，不自觉地向楼下扫一眼。

楼下。伍绍荣紧张万状地竖耳聆听。

行辕内室。林则徐冷静地观察豫坤的神色。

豫坤放下纸条，故作冷淡：“……这明明是无中生有……”

林则徐翻阅一份供状：“可是颠地的口供……”

豫坤抢过来看，神色立变：“……他是想替自己开脱，不惜血口喷人！……”

林则徐微笑：“……嘿嘿……”

豫坤一语双关：“洋人一向狡猾，大人不可不防！呃……”他振作起来，“刚才大人提起要修建炮台，倒也不失为一个治本的办法。朝廷既然没有这笔开销，兄弟倒愿意各方奔走一下，尽力报效！”

林则徐会心地一笑：“那就多请费心了！”

豫坤打哈哈：“哪里哪里，哈哈哈哈哈，我马上去张罗张罗！”拱手告辞。林则徐送到梯边——

楼下。豫坤下楼，脸色铁青，伍绍荣

乞怜似地望着豫坤，后者瞪他一眼，愤愤而去。

楼上传下林则徐的声音：“把伍绍荣押送按察司衙门！”

两个卫弁上前挟着伍绍荣往外走。豫坤惊愕让路。

内室。林则徐回到书桌边，轻轻地舒了口气。他的眼睛落在桌上的记事牌上。

牌上写着“勤笔勉思”等字，有一条用朱笔写着：“××日，召见英国领事义律，催缴大烟。”

林则徐抖擞精神，找出迭得整齐的“澳门月报”（译本）和西书，挑好油灯，带上眼镜，专心披阅。

桌上堆满了翻开的书籍和报纸，可是林则徐不在。

地上摊开一张几公尺的欧亚地图，林则徐脱了鞋，手持灯盏，蹲在图上，用心地追踪英船到华的航路。

他的手指到达航线的终点，吁一口气，站直了身子，捶背，打个哈欠，坐下来，睡意渐浓。

一线晨光透过嵌花玻璃窗射到他的眼帘，他搓了搓眼睛，睡意全消。他索性走向窗边，拉开窗布，推开落地窗门，新鲜的阳光照耀全屋，他走近栏杆。

是农历三四月的艳阳天气，朝阳把珠江染成金色，薄雾，春花如锦……

林则徐贪婪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摆开架势，矫健地打起太极拳来。

第五章

义律室内。一张官帖——×月×日，林则徐召见义律。